专访陈先发等三位安徽籍“鲁奖”得主 他们的获奖感言新鲜出炉！

鲁迅文学奖

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，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散文杂文、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，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，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。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。每四年评选一次。产生提名作品和获奖作品的投票，由国家法定公证处公证。



日前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（2014-2017）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，安徽有1人获奖，为出生于安徽桐城、现居合肥的著名诗人陈先发，其以2017年10月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集《九章》，斩获鲁迅文学奖中的诗歌奖，结束了自1996年以来的安徽“鲁奖零纪录”。

此外，还有2位安徽籍人士获奖，分别为出生于安徽六安，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刘大先，其以作品《必须保卫历史》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。出生于安徽安庆，现居北京的路燕萍以其2014年出版的翻译作品《火的记忆I:创世纪》获得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项。

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后，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三位“鲁奖”获得者陈先发、刘大先、路燕萍，听他们讲述获奖后的心情、获奖作品的故事及未来的工作规划。

□ 记者 孙婷 吴承江（据《安徽画报》，文章有删减）



陈先发

陈先发是当代创造力最为充沛的代表性诗人之一。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。陈先发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十月诗歌奖”“十月文奖”“首届中国海南诗歌双年奖”、首届袁可嘉诗歌奖、天问诗歌奖、中国桂冠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、安徽文学奖、扬子江诗学奖等数十种。2015年与北岛等十诗人一起获得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“新诗贡献奖”。

记者：您知道获奖后的心情是怎样的？

陈先发：获了奖，自然有开心一刻，而且据媒体称，是“终结了安徽持续22年的鲁奖零纪录”。但一个作家、一个诗人，对荣誉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和醒察。写作需要一颗强悍之心，这颗心不能为奖项、荣辱这些外在的力量所扭曲，所撼动。写作的理想，是要把真正独特的个人生存经验、对时代变迁的敏锐感怀，以创造性的语言方式交由别人、交由后人去深切感知。这既是在唤醒自己，也是在触碰无穷的他者之心。每个写作者都渴望写下不朽的文字，我也不例外。

记者：《九章》是否为每首诗都是九首，然后又各自独立成章？联系到屈原的《九章》，是用来对传统的继承和致敬吗？

陈先发：九章这种体例，是我写作的一个尝试。九首短诗为一个整体，犹如一棵树的九根枝桠，同根而活，又各自摇曳生姿——当然这是我的愿望——九首之间内在气息上相互融通、主旨与结构上呼应连接、语调语速上时驰时缓，构成一个有共同呼吸的整体。有没有这样的效果，我不能自判。这些九章，有的承袭了古汉诗的行吟主题，写山水行旅，如《敬亭假托兼怀谢眺九章》《入洞庭九章》等。有的则完全是一己之沉思，是个人日常的、复杂的内心运动形成的光和影，如《不可说九章》《黄钟入室九章》等等。这种体例的成败，也只能交由他人和后人评判，我说什么都是无效的。

记者：您一直居住在安徽，也在安徽写作，会不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？

陈先发：我对安徽怀有一种有些朋友觉得不可理喻的深刻情感，曾有多次到外省市工作的机会，毫不犹疑地就放弃了。无论是做记者工作的调查研究，还是做一个诗人，似乎只有在安徽大地上漫游，具体而深深融入这里的一切，才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踏实，有一种身心俱在的好状态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自然的生态和人的生态，对我的滋养和教育，就是我每一个字的源头，而且这种教育从未中断，哪怕我已经活到了这个年纪。朋友们关注我的诗歌，其实我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《拉魂腔》，安徽的风物，安徽人特有的精神气质，在那本书中有浸入更深的表达。

记者：获得鲁奖，对于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陈先发：奖项、社会性鼓励对个人是一种动力。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观察。安徽自古才俊如累江之鲫，在当今，蓬勃而富有生机的各类社会实践、基层生活样本，更是丰沛的写作资源，如果没有更多作品脱颖而出，那真是辱没了这块土地啊。现有的文化皖军队伍，藏龙卧虎，我率先拿了个奖，不过是运气好点，但愿后来者踊跃而上，有更多收获。我很有信心安徽文学和文化领域能出现一种佳作迭出、百舸争流的新气象。也借此向安徽省委宣传部、安徽省文联、安徽省作协的领导和朋友们表达谢意，向连日来发来信息的所有朋友们表达谢意。



路燕萍

路燕萍，19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，1997-2001年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，2001 -2004年在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攻读西班牙语文学硕士，同年留校任教。2011年取得社科院拉美系国际政治方向法学博士学位。已翻译出版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的《拥抱之书》《时日之子》。

记者：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翻译作品《火的记忆I:创世纪》？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是个怎样的作家？

路燕萍：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（1940-2015）是乌拉圭著名记者、作家，先后经历拉美南锥体国家的左翼政党的斗争、军人独裁统治的压迫、政治流亡的颠沛、客居他乡的离思和重返故土的眷恋。1970年，年轻的加莱亚诺奋战90个夜晚写出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》，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论政治经济学，该书被人们奉为拉丁美洲的圣经。加莱亚诺坚持认为拉美人应该自己来讲述自己的历史，于是他像史学家一样查阅、搜集档案资料，又像说书人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山间的小路上，四处搜集各种声音，搜集那些不被人看见的人们的声音，才最终有了历时9年（其中7年用于搜集、查证各种资料）、前后修改30余次的倾力之作——《火的记忆》三部曲。《火的记忆》第一卷《创世纪》以编年体的形式、通过一个个小故事讲述了1700年之前的美洲大陆历史。全书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“最初的声音”，以神话的形式再现了一个颇具魔幻色彩的、具有神性的美洲大陆。第二部分“旧‘新世界’”，从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开始，美洲陷入到了无止境的灾难之中，不仅资源被掠夺，土地被占有，记忆也被绑架。而在官方历史角落中被忽略的真实片段，正是作者关注与书写的重点。作者“试图拯救整个美洲被绑架的记忆”，以澎湃的激情将被遮蔽的真相和被抹杀的身份一一还原。字里行间洋溢出作者对伤痕累累的美洲大陆深沉的爱。

记者：获得鲁奖，对于您个人的职业生涯，有怎样的影响？

路燕萍：我是西班牙语专业的教师，在学校教授西班牙语基础课、拉丁美洲政治文化、思想史这类课程，翻译是我课余的活动。这次有幸获得鲁迅文学翻译奖，我心有千钧，感觉压力更大，希望今后我能在认真完成教学科研之余，翻译一些关于西班牙语国家思想文化的作品，让国人能够更加了解西语国家的文化。



刘大先

刘大先，1978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市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文学博士。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、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年度评论奖，《人民文学》《南方文坛》“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”奖，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。

记者：《必须保卫历史》一文是哪一年写作的？当时是有着怎样的机缘，触发您写这样的一篇评论？

刘大先：《文艺报》的行超约我写的，时间是2017年的3月中旬。她当时希望我就关于文学、影视中的“历史重述”现象做一个讨论，最好有具体个案的批评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，还是写得稍微理论化一些会比较好。

记者：在当下网络充斥着穿越小说、荧屏充斥着抗日神剧这样的一种环境下，从文化的角度看，您觉得应该如何引导年轻人去保卫历史？

刘大先：哈，如今的年轻人没有谁会轻易被“号召”，我也无此欲望。实际上想谈的是对于历史遗产的态度，以前我也曾写过《小说的历史观念问题》、《现实感即历史感》等文以及《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》的专著讨论过相关话题。其实，这个文章内部比较复杂曲折，我最后强调的是“保卫历史”其实就是“保卫文学”，也即用一种带有总体性视野与伦理关怀，又包含情感温度与想象力的方式去处理我们的过去与传统，而这一切又都指向当下，着眼于未来。现在的文学艺术尤其是您所说到的大众文化中存在着许多所谓“历史虚无主义”的东西，它们会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与重塑人们的认知方式与情感结构，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对此有所反思和批评吧。

记者：接下来着手做的工作有哪些？会回安徽工作吗？

刘大先：正在做一个出版规划项目和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我2003年离开安徽，很少回去，只是偶尔去合肥开个会。但将来有时间估计也会写写散文或者小说，会是以老家六安和曾经度过青春时光的芜湖为背景吧。